

# 清华简《系年》新兴凝固结构研究

韩立秋

**摘要:**凝固结构作为虚词表达语法意义的重要手段,在汉语词汇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对清华简《系年》新兴凝固结构的研究,展示了战国时期凝固结构使用的真实面貌,为古汉语凝固结构的断代研究提供了新的佐证,弥补了因传世文献语料不足而得出的错误论断,为汉语虚词辞典的编纂提供有价值的材料。清华简《系年》是战国时期重要文献材料,其语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对简帛语言研究以及汉语词汇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应给予充分重视。

**关键词:**清华简;《系年》;新兴;凝固结构;研究

**中图分类号:** K8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14)04-0034-03

已出版的清华简《系年》,记述了西周初年至战国前期的重大史事。出于特定语言环境对表达形式的要求,《系年》中的凝固结构非常发达。透过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周至战国时期人们使用凝固结构的真实面貌,也可以进一步了解到汉语凝固结构的发展演变轨迹。与殷商时代相比,《系年》中出现了一些新兴凝固结构,如下文要讨论的“既……乃”、“乃……于”、“遂……于”、“遂以”、“焉始”等。这些凝固结构多为以往传世文献未见或少见的新成员。对其追源溯流,探讨用法,揭示其演变规律是本文的主要任务。由于篇幅所限,以下所引释文均采用宽式,与本文讨论无关之字径用今通行字形。

## (一) 既……乃……

“既”,《说文·皀部》:“小食也。”“既”本义是“吃完,吃尽”,表“完成”。后因其常出现在谓词性成分前,表示动作行为的完成或结束,故虚化为表“已然”的时间副词。如:

(1) 贞:于既父丁升岁酒?(《合集》23224)

这种语法意义的“既”常出现在顺承复句的前一分句,与后一分句的关联词语(如“乃、又、安、而”等)前后呼应。《系年》中“既”与“乃”搭配,形成“既……乃”这一固定结构。

“既”和“乃”前后搭配古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殷商甲骨时期。但与此不同的是,卜辞中与“既”搭配的是“迺/迺”而非“乃”。虽然“乃”古亦作“迺”或“迺”<sup>①</sup>,且都可用作代词和副词,但在不

同历史阶段用法各有不同。

殷商时期,“乃”主要用作第二人称代词,即使用作副词,也是单独使用,不与表示顺承关系的词前后搭配,而“迺”这一时期只作副词。因此,卜辞中我们看到的只是“既”和“迺/迺”搭配组合的用例。如下:

(2) 既既祖丁岁,迺止斂。(合集 32642)

(3) 口卯卜:惠王既裸口迺有悔。(合集 31050)

(4) 戎兴伐,邠方食?

于方既食戎迺伐,杀?(合集 28000)

(5) 于父己父庚既祭迺酒?(合集 27416)

西周时期,“既”依旧和“迺”搭配(如例 6、7),与“乃”组合的用例十分罕见。从所掌握的材料来看,仅有 2 例(如例 8、9)。

(6) 零武王既捷<sup>②</sup>般,微史烈祖迺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命周公舍宇。(墙盘)<sup>③</sup>

(7) 唯三月既死霸甲申,王在莽上宫,伯杨父迺成劬。(集成 16.10285)

(8) 大田多稼,既种既戒,既备<sup>④</sup>乃事。(《诗经·小雅·大田》)<sup>④</sup>

①(清)刘淇《助字辨略》,中华书局,2011年,第149页。

②原文写作“戔”,此字的考释学界意见不一。管燮初(1978:206)释为“捷”;王显(1980:137)释为“芟”,认为“从戈从中”,用戈这种工具把草丛荆棘去掉;黄盛璋(1996:233)释为“截”,认为“戔”象以戈斩木,有斩伐之义;吴振武(1998:287)认为“戔”为“杀”字初文,象以戈砍人首级之形。本文从管燮初之说,释为“捷”,义同“获”。

③转引自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中华书局,1986年,第448页。

④本文传世文献所选用的语料主要来自汉籍全文检索系统

收稿日期:2014-01-11

作者简介:韩立秋(1981-),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汉语史。

(9) 既备乃奏, 箫管备举。(《诗经·周颂·有瞽》)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乃”人称代词用法减少,副词用法增强,“既”与“乃”搭配用例逐渐增多。<sup>①</sup>相比之下,“迺”副词用法逐渐衰退,虽然传世文献“既……迺”还有使用,但用例也很有限。<sup>②</sup>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既……乃”已基本取代了“既……迺”,成为这一时期的新兴结构。

《系年》中“既……乃”频繁出现,表示两事之间的先后关系,可译为“……以后,就……”。如:

(10) 周武王既克殷,乃设三监于殷。(13)

(11) 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阳,乃追念夏商之亡由。(17)

(12) 惠公既入,乃背秦公弗予。(34)

(13) 既会诸侯,驹之克乃执南郭子、蔡子、晏子以归。(70)

和一般副词不同的是,句中“既”除了起修饰作用,还起到关联后一分句的作用,与同样表示时间关系的“乃”前后呼应,共同表现了时间或事理上的先后顺序或承继关系。如例(10)意为“武王打败了殷之后,在那设立了三监”;例(11)意为“周王将殷民迁于洛阳后,追念夏商灭亡的原因”,例(12)(13)情况如此。

“既……乃”亦见于其他楚系文献。如:

(14) 三郤既亡,公家乃弱。(《上博五·姑成家父》)

(15) 心膺之既权,证民乃贵。(《上博六·用曰》)

(16) 伊尹既已受命,乃执兵钦,佯得于民。(《上博二·容成氏》37)

汉代以后,“既……迺”结构逐渐衰亡,传世文献中基本不见其使用。相应地,“既……乃”获得了很大发展,且一直为后世文献所沿用。如:

(17) 吴既赦越,越王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史记·世家第十一》)

(18) 时,琮群子绪、端,亦并为将,因敌既住,乃进击之,凌军用退。(《三国志·吴书》)

(19) 高祖既至,容色自若,乃止。(《隋书·帝纪》)

纵观整个发展过程,殷商西周时期“既……迺”结构占绝对优势;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既……乃”逐渐取代“既……迺”成为主要形式。汉以后,“既……迺”消亡,而“既……乃”继续发展并一直为后世所沿用。

## (二) 乃……于……

(第二版)。

①“既……乃”广泛分布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左传》2例、《国语》5例、《吕氏春秋》3例、《韩非子》1例、《墨子》4例。

②春秋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既……迺”仅在《晏子春秋》中出现2例。

“乃”是古汉语中一个常见词,文献中出现频率很高,用法也比较复杂。《系年》中“乃”频繁出现,但用法比较单一,主要用作副词,表示动作行为的前后关系。可译为“于是……在……”

副词“乃”和介词“于”(引介处所)搭配,虽罕见前人今贤论及,但《系年》中却屡见不鲜。如:

(20) 宣王是始弃帝籍弗田,立三十又九年,戎乃打败周师于千畝。(4)

(21) 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攜惠王。(7)

(22) 立二十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8)

另见:9、13、18、19、24、33、37、51。

《系年》中副词“乃”出现39次,与处所介词“于”搭配出现13次,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乃……于”频繁出现在事件的结果分句中,显然是受到了文本内容和语体特征的影响。《系年》以叙事为核心,文中不乏具体事件和行为地点的描述。出于具体情境对表达形式的需要,“乃……于”生成,后经反复使用,约定俗成,逐渐形成了“乃……于”结构。

这种意义的“乃……于”,在同以叙事为核心的《左传》中也可见到。如:

(23) 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请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寝之廷。(《左传·哀公二十六年》)

(24) 乃通吴于晋,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左传·成公八年》)

(25) 与之莱、柞。乃迁于桃。晋人为杞取成。(《左传·昭公七年》)

以上事实表明,“乃……于”结构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境的影响。事实上,汉语中很多固定结构都是从语句中截取某一部分凝固而来。有些凝固结构单从词义本身看,并不能看出它所表达的语法意义,只有把它放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并且使之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中,才会被赋予句子的逻辑意义,成为表达该意义的固定形式。因此,语境是凝固结构生成的基础,当然也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才谈得上对凝固结构的分析。<sup>③</sup>

## (三) 遂……于

“遂”,《说文·辵部》:“亡也”。“遂”本义文献中基本不见,其引申义“达”“成”成为了常用义。如:“成事不说,遂事不谏。”(《论语·八佾》)“遂”的语义和功能有时也要根据上下文理解。《系年》中“遂”主要用作副词,表示事态发展的结果。

从我们所占有的材料来看,“遂……于”春秋战国前未见。《系年》中“遂……于”主要用于顺承复句的后一分句,表示前后事件在事理或时间上

③参见蓝鹰、洪波《上古汉语虚词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06页。

的先后关系,可译为“于是……”。

(26) 楚人被驾以追之,遂败晋师于河上。(65)

(27) 遂盟诸侯于召陵,伐中山。(101)

从语法结构和表义功能来看,“遂……于”与前文讨论的“乃……于”功能近似,都可以用来表示两事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但不同的是,前者侧重事情发展的最终结果,后者侧重对事态发展的肯定。

#### (四) 遂以

“遂”和“以”组合,甲骨卜辞和西周金文皆未见,为战国时期所新见。《系年》中,“遂以”主要表示动作前后的承继关系。如:

(28) 晋庄平公即位元年,公会诸侯于湍梁,遂以迁许于叶而不果。(91)

(29) 灵王先起兵,会诸侯于申,执徐公,遂以伐徐,克赖朱方,伐吴,为南怀之行,陈、蔡、杀蔡灵侯。(98-99)

(30) 晋敬公立十又一年,赵桓子会“诸”侯之大夫,以兴越令尹宋盟于巩,遂以伐齐,齐人焉始为长城于济,自南山属之北海。(111-112)

战国时期,“以”是个非常活跃的构词语素,和其他词组成固定结构是这一时期“以”的主要表现手段,如“是以”“此以”“何以”“足以”等。受语言类推机制的影响,在同类演化类推模式的推动下,“遂以”类化成词,成为“X 以”范畴的新成员。

除《系年》以外,《左传》中也可见到“遂以”。但与此不同的是,《左传》中“遂以”还未凝结成词,尚处于跨层结构向关联副词转变的过程中。如:

(31) 既而弗报,故子国作乱,谓晋人曰:“与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晋师伐夷,杀夷诡诸。(《左传·庄公十六年》)

(32) 叔豫曰:“国多宠而王弱,国不可为也。”遂以疾辞,而从之。(《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33) 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左传·宣公元年》)

对比(28)至(30)可以看出,例(31)至(33)中“以”后宾语并未省略,介词“以”与其构成介宾短语,修饰谓语动词做状语,表示动作行为的方式和手段。“遂以”只是不同句法结构成分的连用体,还不是词。可见,春秋战国时期“遂以”正处于词汇化进程中。

#### (五) 焉始

“焉”,《说文·鸟部》:“焉鸟,黄色,处于江淮。”本义为鸟名,后假借为虚词。古汉语中“焉”有代词、连词、语气词、助词等多种用法。《系年》中“焉”主要用作连词<sup>①</sup>,表顺承,可译为“于是”、“就”等。

“焉始”连用,战国前未见,为这一时期新见形式。“焉始”多出现于后一分句主谓之间或后一分句句首,表示在既定的条件下才会产生的某种结

果,可译为“于是才”。如:

(34) 周无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

(8)

(35) 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晋人焉始启于京师,郑武公亦正东方之诸侯。(9-10)

(36) 晋人杀怀公而立文公,秦晋焉始合好,戮力同心。(38-39)

(37) 王命申公聘于齐,申公窃载少盂以行,自齐遂逃适晋,自晋适吴,焉始通吴晋之路,教吴人叛楚。(79)

(38) 晋敬公立十又一年,赵桓子会“诸”后之大夫,以与越令尹宋盟于巩,遂以伐齐,齐人焉始为长城于济,自南山属之北海。(111-112)

对于“焉始”中“焉”的性质,有人认为,“焉”是副词,“焉始”是“两个副词同义复用”<sup>②</sup>。李靖之等(1994:513)则认为“焉”是副词,“焉始”是连词和副词的连用。我们认为,李说可信,“焉”为连词似乎更符合语言发展的实际。以(34)为例,句中“焉”本是兼词,原句为“周无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焉”相当于“于是”,代词“是”复指前一分句“周无王九年”。“焉”所在分句和前一分句间存在某种关联性。由于“焉”所指代内容前一分句已出现,“焉”很容易发生虚化。而在这种情况下,前后句之间的语义关系就会赋予“焉”,“焉”发生重新分析,虚化为连词,从而取消了分句边界,与副词“始”连用,最终形成“焉始”这一固定结构。例(35)至(38)情况类同。由此看来,“焉始”是“两个副词同义复用”的观点,还有待于进一步商榷。

通过对清华简《系年》新兴凝固结构的研究,展示了春秋战国时期凝固结构使用的真实面貌,如“既……乃”、“乃……于”、“遂……于”、“遂以”、“焉始”等,均为以往传世文献未见或少见的新结构;弥补了因传世文献语料不足而得出的不准确结论,如“焉始”是同义副词的连用;明确了一些结构的发展演变轨迹和产生年代,清晰地了解一些凝固结构的用法,如表示承继关系的“既……乃”产生于西周晚期,兴起于春秋战国;梳理了凝固结构的形成过程,为汉语词汇史发展提供新的佐证;为汉语辞书,尤其是虚词辞典的编纂,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弥补了收词、释义方面的不足。凡此,足可彰显清华简《系年》对汉语凝固结构研究及汉语词汇发展史的重要价值。与此同时,对《系年》的研究也启示我们:语言研究应充分利用好各种文献材料,不要仅限于传世文献,还要多关注出土文献,尤其是新近出土的材料,都应给予充分重视。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导师张世超先生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石磊)

<sup>①</sup>据考察,《系年》中“焉”出现23次,其中连词20次,兼词3次。

<sup>②</sup>陈霞村《古代汉语虚词类解》,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275页。